

采石瓜洲斃亮記
襄陽守城錄



6045.3

2121

1
:3894

采石瓜洲斃亮記

蹇駒撰

中華書局

采石瓜洲覽記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函海
及奇晉齋叢書皆收有此
書奇晉本較勝故據以排
印

采石瓜洲斃亮記序

昔唐裴晉公平淮西而韓昌黎爲之碑。柳柳州爲之雅。其功業文章。輝映簡冊。曠古鮮儔。迄未有繼之者。惟我宣諭尙書虞公。當采石瓜洲之戰。以偏師嬰賊。全鋒遂能大破虜兵。使自屠戮。坐復兩淮之地。功業顯著。見於尙書之除命矣。議者迹其事。謂不當在平蔡功下。潼川蹇公少劉省幹乃尙書公門下士。尙慮四方萬里之遠。未盡周知。就爲紀次之。其文質實典雅。筆勢遠軋韓柳。蓋與夫靡曼不根者去萬萬矣。曰。蜀人素不武。此以風聲氣習言也。禮不云乎。儒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傳不聞乎。一賢制千里之難。一士止百萬之師。僕於尙書公得之矣。馮持約秀才得此副本。施於剗劂。以廣其傳。異時吾蜀士大士激昂奮勵。以赴功名之會。書名竹帛。勒功鼎彝。實尙書公爲之權輿云。隆興改元。昭陽協洽。秋七月。既望。得軒漫叟書。

采石瓜洲斃亮記

宋 潼川 鑒 駒 撰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悖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愕，上命宰相就都堂虜悖語，侍從臺諫備虜之策，宰相又宣聖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戰當如何，亮已提兵駐汝州之溫湯，示渡江漢，從上流以窺吳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虜爲疑形，形我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虜出兩淮，異日何以應之，不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以行，未幾，亮還汴京。

九月，亮以重兵五萬，號五十萬，出淮東，時劉錡爲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口，虜又以精銳從壽春渡淮，清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拒之，自淮退走，次合肥，次柘臯，而中軍以次濡須口，事勢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從自宰相，謂權奔走退師，已臨大江口，和州必敗，國事而權猶誦朝廷退師，蓋欲致虜深入，自當其衝，使李顯忠出其左，邵宏淵出其右，夾攻之，允文具疏其謬，朝論猶幸權一戰，不主允文語。

丁巳，報權渡江，朝廷震駭。

戊午遣樞臣葉翥問督視江淮。允文爲參贊。洪邁馮方等俱在幕府。

庚申允文陛辭。上勞曰。卿詞臣不當遣。然以卿洞熟兵事。姑爲朕行。上又曰。朕固知和議之不足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以爲今日之備。適義問亦以錢帛爲請。朕已從內藏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奏來。朕所不敢惜。但患事不立耳。

辛酉。鑄兵敗自楚州。盡棄淮東之地。虜騎蹙鑄至皂角林瓜洲之前。鑄將員琦拒之。小捷。鑄以病過江。允文次鎮江。見鑄問病。因問今日事勢如此。相公何以爲教。鑄謾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允文曰。今逆虜席卷兩淮。瞰長江。我有腹心之憂。今日用兵。莫當得一個不得已否乎。鑄又曰。鑄直是不愛作他官職。待告廟堂。將制置招討兩印納了。允文笑曰。相公不愛作他官職。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自權敗事。朝廷恟懼。九重方有蒙塵之憂。相公欲攜此印何處繳納。鑄語塞。

十一月己巳。亮兵次采石。

壬申。鑄將劉汜敗於瓜洲。知建康張瑄益告急。

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罷權。促赴都堂議事。命允文持書招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李顯忠會采石。以權兵授之。

乙亥。允文徑趨采石。中路王權敗兵。絡繹於道。允文採聽其言。皆曰。昨王權淮上。只聲金不聲鼓。蓋權惟事走爾。吾屬隸殿司馬。今王權敗事。棄馬奔軼。我輩徒走。雖有技無所施。相與哭於路旁。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間。已聞北虜鼓聲震地。行道之人曰。虜人以今日過江。從者相視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顧謂侍者曰。吾此行繫廟社安危。事之濟否。當以死報君父。鞭馬疾行。午後至采石。即走岸口。望北岸賊硬寨彌望。逾數十里。賊瞰江築高臺。植黃綉旗各二。中張黃蓋。亮躬擐甲。據胡床。手執紅旗。指揮逆旅。又酌金盞。飲諸酋以酒。

先一日。亮刑白馬牛羊豕各一祀天。與諸酋歃血爲盟。決意以是日渡江。而我軍星散無紀律。允文急遣人招一二統制官。勞問次。因訪問權所以致敗之由。皆曰。權驕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權望敵奔走。未嘗履行陣耳。允文曰。汝輩今可一戰乎。衆人笑指北岸曰。那邊體面怎抵當。公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江南席卷。無措足之地。汝輩雖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能一戰以報國乎。衆皆曰。願未嘗不欲戰。奈無當頭者。允文覺其言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謬妄抵此。今朝廷別差官管此軍矣。衆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諭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來喚池州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合辭曰。如用顯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來視顯忠交領軍事。權既去。顯忠未到。適虜今日謀渡江。當與諸公戮力一戰。官家發內藏金銀盡在此。并給官誥。如節度承宣使已次某帶來。看有功卽書填賞不踰時。衆皆曰。如此却有分付當效命。諸統制趨出。遞相告語。須臾合軍皆曰。有分付。好廝殺。稍聞諸將如張振王琪戴皋時俊盛新等復來。卽指畫列馬步軍成陣。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其一駐中流。載精甲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以備不測。擺布僅畢。北岸虜衆渡江。

呼聲動地。有頃，七舟泊南岸。虜遵陸與官軍步戰。我師少卻。允文時跨馬往來陣間督戰。見統制時俊撫其背曰：汝素以勇聞，平生果決，今顧怯懦耶？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卽挾兩刃入陣盪擊。我軍屢戰，虜不能支。又疾麾戈船併進，斷賊後。岸上虜衆卽投戈降。先是虜意直恃衆，欲逕跨江而渡，故所用多小舟。士卒滿載，追窄，雖有器械，無所施設。而我之戈船檣壁樓櫓甚壯，士卒用命，遇敵船則衝攪劈斫，所向全舟沉沒。水爲之不流。天色向晦，虜猶未退。會淮西潰散官軍有從光州轉江而至者，三百餘人。允文撫勞，授以旗鼓。自山後轉出，虜以爲援兵至，遂引餘兵遁去。或欲益進水軍掩前，令虜兵不得去。允文以爲歸師勿遏，況虜懸師入寇，多寡之數與我相懸。若我軍小衄技窮，明日遂無兵相支吾，止命強弓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其岸上之屍凡三千七百餘人，殺死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死於中流者不勝計。允文撫勞將士，具捷聞朝廷。諸將環坐，見允文旁側樞府吏趨走甚恭，方愕眙。往往問起問吏，舍人甚官職，對此虜中書、朝廷侍從也。諸將趨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閣門宣贊，爾豈有文臣騎馬往來行陣乎？允文執其手曰：諸公何言，相與共安危，死生同之。期於破賊，以報國家。允文因諭曰：虜今雖敗，然逆黨尙衆，明日必復來。乃謀令士卒夜渡江，近北虜箭力之所不及，卽以釘石錨船爲陣。又遣統制盛新以兵遏楊林河口。先是虜得和州，卽自巢湖造船，自楊林河出大江。允文又意虜必以奇兵出此，問我之不意，故先遣新專兵遏之。

丁丑，北岸虜衆壁立。我師以神臂効敵弓射之，賊衆披靡。繼遣火船燒賊戰艦，煙焰漲天。少頃，逆亮忽麾

軍下臺。從陸遁走。是日逆亮命僞參政李通跪臺上。口占辭爲僞詔。遣張千校尉駕小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又似與權有先約。允文以其策雖出於用間。然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權之事報之。絕其覬望。偶顯忠至。卽與顯忠議。以書報之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梟張至此。今朝廷已將權重賞典刑。今統兵官李世輔。曩嘗捉二子。今易名顯忠是也。參謀前日奉使。以一箭破的。虞舍人是也。汝欲瓜洲江渡江。固有以相待。無多詞見誅。遣所獲女真奴婢二人賫往。繼遣探騎五十過江。知虜果退走揚州。與瓜州兵合矣。允文謂顯忠曰。賊懲采石之敗。提大兵往瓜州。京口無戰備。我欲行。患兵少。今采石虜旣喫脚手。不敢復此窺伺。又長江邊面。分屯防禦雖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能任責。輟一兩處兵馬應副。如何。顯忠曰。惟舍人之命。允文卽移時俊兵馬於馬家渡。令顯忠兼守之。輟李捧金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

庚辰。允文次建康。見譏問知府。尙書張謙問允文至。步行來。問勞甚勲。曰。謙所謂賴公之庇。昨完顏亮要初十來此會餞。不知置謙何地。諸公議遣官往京口。謙曰。虞候采石之勝。虜已破膽。是行無以易公。允文笑曰。允文固當行。然憶俚語云。主人得甌於江。欲計殺而食之。烈火使釜水百沸。橫竹稍其上。與鰲膾曰。能渡此活汝。鰲知主人以計殺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扣鰲曰。汝能此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行得無類。是乎。諸公大笑。是日泰州已告急。允文入劄子論江上事宜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遠追堯舜。天心人意。無不助順。避位之詔初下。將士無不感激思舊。況臣孤跡。實叨希世非常之遇。

欲報之心。神實臨之。方江介多憂。陛下宵旰。未復常膳。臣仰首霄漢之上。豈勝憤惋。此身如葉。恨不捐糜。比者采石之戰。臣與統制官大破虜軍。俘斬既衆。遂走完顏亮。而盡焚其舟。皆宗社之休。陛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勝幸甚。嘗兩具其本末奏知。必已仰塵容覽。及臣還建康。沿江之北。百餘里無復一人一騎。虜之氣索矣。臣至采石。探知逆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二港。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李顯忠到軍。卽與之商量。分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兼守之。輟李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督府又留楊存忠邵宏淵同力防扼。庶保萬全。蓋臣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分。故強弱之勢若相異。自虜得兩淮。其力漸分。糧草乏絕。人馬多病死。故意急急於采石之戰。大敗。又將僥幸於瓜洲。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歸遁無疑矣。臣再聞士夫之論。謂采江渡網沙。夾馬家渡大城。皆以爲可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謂爲不然。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而已。與采石相對。餘皆下流。無河道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探得楊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口。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往和州。窮日夜之力造船。意爲必有過人者。故采石之戰。官軍所用船才五之二。以其三真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襲。防其戰艦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船。無襲蓋遮掩。和州渡口所用者。便欲以常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接戰。遂巡引避。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

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尙能大破賊軍。擊走虜酋。使建康蕪湖間民皆安者。士卒倚王人之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顯忠到軍。臣與之款。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往日見士大夫憂其反覆。於臣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任之。今淮西之城。猶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爲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溪大信口無虜船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保無虞。臣切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不甚費兵力矣。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萬乘之君。而可履險。臣嘗兩次口奏。乞車駕且駐臨安。亦蒙聖慈。采錄其說。今願陛下特審宸慮。少緩六飛之發。以須逆亮之奔北。而徐圖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憂君之誠。惟陛下裁察。

癸未。允文至鎮江。謁劉錡。病已革。允文問疾勢如何。錡執允文手曰。休問疾如何。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爾當死矣。先遣一介報秦州。連日大風未能行。允文與楊存忠成閔謀曰。賊已瞰江。當日嚴守禦之備。今舟船方繫岸。萬一不堪芻用。誤事。宜令戰士登舟按試。且采石之敗。虜氣已索。欲問我不意。是以來此。今我反出其不意。示以有備。

辛卯。次州。旣是時止有戰船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戈船亦至。戰士踏船。繞金山上下。洞泝如飛。北岸諸酋皆憑壘縱觀曰。南軍爲備。張設如此。時亮已次揚州。急遣人報亮。亮跨馬卽至。列坐諸酋會議。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觀所用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視此爲甚狹。而

我軍尙且不利。不如徐爲謀。以問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數矣。我不卽誅。汝今沮吾軍事。詎可恕。會哀懇久之。亮曰。赦汝。汝率諸會旦日各將戰船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遂令先斬汝。諸會退曰。南軍有備。豈宜輕舉。輕卽送死。今亮以險狠拒諫。吾等有言不從。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爲強也。遂定謀殺亮。

乙未夜。作南軍刼寨。直至亮寢帳前。後皆亮親兵。誰何諸會云。汝安往。諸會諭之曰。我欲帳中幹事。親兵縱諸會入。引弓射帳中。亮被箭躍起。猶挽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自家人。應曰。自家人。卽舉辭。祈懇曰。汝殺我。今日之命懸汝等。必殺我。速得死爲幸。然我自去年十月至今日。作無道理事。宜汝等之殺我也。諸會連以數箭斃亮。兼殺侍寢妃。花不如等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馬韓欽哥季康政四人者。皆爲虜。謀南犯者。花不如。長安貧家女。慧麗專寵。凡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之。明日諸會遂廢軍。退屯三十里。是日北人田政以亮死報我師。繼遣探騎偵虜虛實。知虜果移屯。

十二月己亥。以亮殺聞朝廷。北虜亦懼亮之死。欲按甲保境。移文關報。事聞朝廷。遂議發允文。見行在所。稟事宜。是時虜雖移屯。兵尙駐東淮。

甲辰。允文至行在所。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社之靈。陛下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之有。臣是行。惟知以一死報國。死職亦臣子之常事。上嘉賞再三。有旨第采石之功。統制官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阜以功績顯者已推賞。特與階官上更各轉三官。其餘將士。令李顯忠等保明取旨推恩。允文奏曰。昨采

石事勢可謂危急。臣識振等行伍間。許以重賞。振等效死力戰。致虜酋沮索秋死。今三官不足以酬勞。乞回臣在身官職。以賞振等。上曰。朕曉得。向江上甚風色。得他輩宣力。其功豈可忘。尋有旨。張振等就已轉三官。落階官。除正任承宣。并觀察等使。允文繼入文字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延蔓在淮東西。而鎮江方對賊壘。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徐發鎮江等處兵馬。掩襲之舉。可無瞧類。上深以爲然。仍命允文至淮上措畫。而諸軍先已過江矣。上至建康。朝議欲用張浚爲淮西宣撫使。楊存中贊允文爲副。浚懇辭。朝廷又欲除楊正使。而以允文副之。全安節劉珙舍人等繳駁。以爲用存中不當。事寢而允文遂有宣陝之除。舍人處候平日雍容。退然儒者。臨國家大安危。乃奮然以忠義殉國。建振古不可及之功。駒以門下士。獲侍燕閒。并從幕府諸公間。獲聞此事甚詳。退錄之以報里中親友云。

附錄

紹興辛巳親征手詔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無坯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尙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腥膻。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息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輒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尙飾其奸詐。嘯厥醜類。斷吾善良。妖氛浸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涯。方將躬擣。

素以啓行。率貔貅以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憤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泥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尙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進發手詔

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略。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矣戒嚴。屬茲進發。凡遐邇股肱之郡。大小文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姦究。毋虐善良。毋事征求。毋擾獄市。內則輯事於封部。外則式遏於寇攘。共濟大勳。永底丕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中原并諸國手詔

朕念中原赤子。及諸國等人。久爲金虜暴虐。役使科斂。或進爲奴婢。已無生意。又指吾舊疆百姓。爲宋國殘民。蹂藉殺戮。無所顧惜。朕聞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軍並進。以救爾於塗炭。想聞王師至。必能相率歸順。朕不惜官爵金帛。以爲激賞。若係有官之人。並依見今元帶官職。更不減口。其有以土地來歸。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悉以給賜。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糧草而已。如女貞渤海契丹漢兒。一應諸國人。能歸順本朝。其官爵賞賜。並與中國人一般。更不分別。內燕北人。昨被發遣歸國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金雖用事。並許來歸。當加爵賞。勿復疑慮。朕言不食。有如皓日。

閱古人傳記外。最苦史筆庸下。若此乃鐵中錚錚者。金史海陵紀。甲午會舟師於瓜州渡。期以明

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反。帝遇弑。以此書補之。不曾左氏之傳春秋也。是書向無刊本。傳抄謬誤甚多。偶於馬雲衢齋頭。借得善本。云從南宋太廟前尹家舖行本。影摹而得者。體勘精麗。爰卽以付削氏。又余嘗見虞允文手書釣堂帖。吳匏菴跋。謂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疑其平日爲人有暗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乃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暇日憶此帖。復快讀此書。犀觥爲之頓盡。乾隆戊子九月十三日。梅谷陸烜識。